

2

醫主
叢生
書括
之一
一



其事彙其
法嚴上裨朝
家弊憲下淑
詞壇聽觀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六年四月八日發行
民國十七年五月八日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常德 福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徐州 西安 汕頭
沙市 蘭州 衡州 貴陽 吉林 潮州 安慶 桂林
東昌 廈門 邢台 綏化 烟台 鄭州 梧州
石家莊 黑龍江 張家口 新加坡

著者

梓潼謝无量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學生叢書之一) 王充哲學 全一冊

△ 定價 銀 四 角

學生叢書之一 王充哲學

目錄

第一編 序論

第一章 王充略傳

第二章 王充學術之淵源及其述作之旨趣

第二編 本論

第一章 形而上學

第一節 自然(宇宙原理)論

第二節 命論

第三節 感應論

第四節 禍福論

第五節 死與鬼

第六節 妖祥

第七節 卜筮

目錄

第二章 倫理學

第一節 性善惡論

第二節 道德與時勢

第三節 儒生與文吏

第四節 成功與善心

第五節 人格標準論

第三章 評論哲學

第一節 關於物理評論

第二節 關於文學評論

第三節 關於歷史評論

第四節 關於禮俗評論

學生叢書之一 王充哲學

第一編 序論

第一章 王充略傳

周末諸子各以其學鳴。道術分裂。漢興復獎六藝。士一於儒術。雖賈生晁錯明申商。淮南王司馬遷好道論。然晁賈之書不具。今傳賈誼新書非原書子長長於史筆。疎於持論。淮南之書聚斂而成。多襲舊說。其立言稱大家者。惟董仲舒揚雄。皆申鄒魯儒者之義。不主新造獨至之說。餘若劉向之說苑新序。桓譚之新論。荀悅之申鑒。徐幹之中論。莫不本儒家以折羣言。非能卓然自樹立者也。至於博士但秉章句。文人徒慕浮藻。益不足以窮天地古今之變。正當世之弊。成一家之言。由斯以談。則若王充者。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充生於建武之初。長而師事班彪。當時古學方盛。充不屑屑逐經生之後。又不喜為詞賦閎麗之文。其書詞露直易觀。黜虛妄。崇

實義。立義酌事。往復不窮。皆深切有當於人心。范書以充與王符仲長統傳。合在一編。韓愈因之。爲後漢三賢贊。然符與統固遠非充之匹也。以近世所謂哲學之意義揆之。則充於天地萬物。皆用生物之理。推校其本。頗近於唯物論。Materialism 而持說務破虛妄。又近於實在論。Realism 自來言中國哲學者。多謂其弊每偏於直覺。略於經驗。覽充之書。亦可以間執斯言矣。蔡邕傳充書不能重其義。而但以爲談助。邕未爲知充者。充固斷爲漢代一大哲學家。充書譏正諸事。或有至今尙存於習俗者。學者可不於充之說一加之意乎。故次而論之。先述充略傳於左。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父曰誦。任俠有勇氣。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范曄後漢書曰。充好

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秘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刺史董勤辟充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其推許至此。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於家。

論衡自紀篇。自述尤詳。今節錄之。其辭曰。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父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

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入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尙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尙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徼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恥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

實虛。又自述其處世之要曰。充爲人清重。游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泛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完全之行。不宜爲人所缺。旣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爲。故時進意不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鬻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爲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

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恥名之不自。不惡位之不一。遷。垂棘與瓦同積。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尊與卑。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又自論著書之意曰。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譴譚之淺。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小雅字有誤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圉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勲。

效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臬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充旣疾俗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又曰。充仕數不偶。而徒著書自紀。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宦偶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答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

逐伐樹接淅。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揚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瀘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又曰。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

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曆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歎悲哉。

右皆論衡自記之辭。充所著書。自論衡外。未有傳者。養性書是七十時作。然已見諸論衡自紀。則論衡之定。實在晚年也。論衡據後漢書所載。共八十五篇。今亡招致一篇。實八十四篇。清四庫提要。因自紀有所論百種之文。以論衡當時宜有百篇。後傳八十五篇。非完書也。顧充立論好爲反覆詳盡。故凡譏俗養性之說。論衡中亦往往有之。充之哲學。求之論衡。亦大體可具矣。

第二章 王充學術之淵源及其述作之旨趣

王充數稱董仲舒、揚雄、劉向、桓君山、班叔皮等。而推君山猶至。叔皮則所師事者也。今先考叔皮與充之關係。

後漢書稱班彪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蓋叔皮尤以史學見稱。史氏職業。熟於古今成敗之故。故善論斷。務覈實。叔皮譏正司馬遷史記得失。充遂歷詆諸家文學。其持論淵源。頗有相近者。叔皮探前史遺事作後傳。因論前史曰：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探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探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

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頗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愼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彪所譏正諸事。其子固因之。以成漢書。蓋正是非。別嫌疑。本春秋之義。充務實疾虛。考辨黑白。實出於歷史派。而譏評審覈。則承源乎彪。而益博大矣。論衡超奇篇曰。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爲尙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

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蓋充持進化之義。故以文學亦後起者勝。故盛持叔皮父子。又案書篇以叔皮參于董仲舒。司馬子長揚子雲。曰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尙矣。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叔皮續太史公書。蓋其

義也。此以叔皮續史。比於仲舒終孔子之續矣。又對作篇曰。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又佚文篇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賈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聖賢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僞。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此以論衡之不忘記。自比於子雲叔皮。亦見仲任師承之微意也。對作篇分文章爲三。曰作。曰述。曰論。經謂之作。史謂之述。論謂之論。而論衡則論之屬也。故曰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然仲任尤推君山。君山新論。今已無完書。伯奇檢論。更不可見。超奇篇曰。近世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又曰。王公子問於桓君山。

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者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定賢篇曰。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所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又佚文篇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蓋論衡所推諸人。惟以君山爲尤長於論。君山好考論實虛。新論之文。務核事理。而不尙浮藻。宜仲任獨喜之也。君山不信圖書讖記。坐是貶謫。嘗上書光武。以爲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

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此猶夫仲任疾虛妄之志也。

仲任之學。既出於歷史派。而吾國所謂歷史派。大抵本之書與春秋。太史公書。自稱繼春秋。而仲任以孔子作春秋爲素王。君山新論爲素丞相。又須頌篇。以孔子爲尙書鴻筆之人。尙書所以頌古帝王之跡。頌漢德者。如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卽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則仲任又自附於書教。蓋仲任之學。近承叔皮君山。以上跂子長子雲。而遠宗夫書與春秋者也。

仲任又稱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宵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今陽成子長樂經不可見。又稱谷子雲唐子高之章奏。吳君商周長生之鴻儒。然子高君商長生之遺文。亦不可考。故靡得而論也。

謝夷吾薦仲任。以爲孟軻孫卿司馬遷揚雄無以加。蓋其相推至矣。則平日交友甚厚可知。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明風角占候之學。後漢書列之方術傳。班固薦夷吾文曰。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蹟聖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又曰。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宏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觀此足見夷吾之學。其於仲任。自不妄歎。且同里款接。必多所講論。不可得而詳矣。仲任旣與夷吾友善。宜亦深通陰陽災變之學。故作亂龍篇以申仲舒土龍之義。又案書篇。以仲舒修雩治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後見俗尙溺此而淪。乃陳九虛之說。跡之雖若與夷吾所明有異。然皆推其本原。窮其流失。證其實理。雖夷吾亦不能不深服之也。世人於所未學。或不求其故而妄信之。與不求其故而妄非之。俱未之思耳。仲任之譏俗辨惑。豈於其事本末。漫不加深考哉。故仲任之學。出於折衷之意多。而出於獨斷之意者少也。

論衡對作篇。嘗自述論衡所爲作之旨曰。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賢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誠實也。案六畧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游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與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不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聖賢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不安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又曰。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爲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眞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

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者以爲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已上是敘作書總義。將以破虛妄。顯真實。存誠去僞。不得已而作。所以正俗也。故又曰。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九虛者書虛變虛異虛感虛。三增三增者語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

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虛實之分定。而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

又自論其書之地位曰。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爲前始未有。若蒼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僞。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爲。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語。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爲作。儒生文吏謂作乎。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書奏記。說發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又曰。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之檣杪。

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揚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前作子長揚子雲造玄。二經發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譏。況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割俗傳。俗傳蔽惑。僞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又曰。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記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歿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焉。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見采。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

仲任作書。義在正世之虛妄。然所謂虛妄者。果何等也。對作篇嘗略舉其例而論之。曰。俗傳既過。俗書又僞。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爲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爲卻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僞。沒奪正是。心潰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爲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尙。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爲明器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汝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僞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爲鬼。冀觀覽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爲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

仲任之書既出。世有評論其文體者。仲任一一答之。共有五種。見於自紀篇。

一曰形露易觀。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辨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沈。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沈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扶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

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透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荻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隱閉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歎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歎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透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二曰違詭於俗。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

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尙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眞。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三曰不能純美。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昧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

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辨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滔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四曰不類前人。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瓌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

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日當復重瞳。

五曰文重。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尙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

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

蓋仲任之書既出。及議論與文體。多不襲前人。爲俗所怪。故仲任晰而折之。世情安於故常。溺於所聞。古今一揆。於是學人立論。多依傍而鮮樹立。或追逐文采之末。不務實用。非豪傑之士。亦不能公然有所作矣。仲任發憤恣論。其不然。深中流俗之弊。輒具錄之。可以覽焉。

仲任之學。今惟論衡具存。餘書悉不可見。故以後專就論衡分析而條理之。論衡自蔡邕王朗始傳。抱朴子亦謂仲任爲冠倫大才。爲作喻蔽篇。其後評者。略錄一二。虞淳熙序曰。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竝振藻垂聲。范史亦類而品之。而迨數世後。獨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秘玩爲談助。還許下見稱才進者。而節信公理。沈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於古昔。而尤不欲其虛窳靡當。潛夫一論。指訐時短。抵牾鹵略。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昌言。好澶漫而澹宕。輒齟齬於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敝箒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風叔皮。而又腹笥洛陽之籍。其於衆流百氏。一一啟其扃而洞其竅。憤俗儒矜吊詭。侈曲學。轉相訛質而失真。迺創題鑄意。所著逢遇迄自紀十餘萬言。大較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卽棼絲。復還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篤。漢世好虛詞異說。中爲辨虛凡九。其事彙其法嚴。其旨務祛謬。悠夸毗。以近理實。而不憚與昔賢聚訟。又閻光表曰。論衡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類。旁至動植。幽至鬼神。莫

不窮。纖極微。抉奧剔隱。筆瀧漉而言溶滄。如千葉寶蓮。層層開敷。而各有妙趣。如萬疊鯨浪。滾滾翻湧。而遞擅奇形。有子長之縱橫而去其譎。有晉人之娟倩而紉其虛。有唐人之華整而芟其併。有宋人之名理而削其腐。按昔人之於論衡。雖時有好之者。然僅喜其辯博不羣。而莫知其矯弊崇實。立論精確。有功於學術至偉。故今由近世哲學之觀察。科條其說於後。誠未能詳悉。亦大略可知也。

第二編 本論

第一章 形而上學

第一節 自然(宇宙原理)論

形而上學。所以明宇宙之根本原理。而萬物之所由生者也。仲任之說。以哲學中之所謂形而上學者律之。其條理雖不必盡具。然亦深有可觀者。蓋以宇宙爲無意志。命之曰自然。命之曰無爲。皆無意志之義也。

自然篇曰。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

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物勢篇曰。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又曰。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此蓋反乎舊時天地生萬物之說。特與儒家立異。而自稱本自道家。歷史派本出自道家至於萬物之所以生者。則歸之於氣。天地固無容心焉。自然篇曰。試依道家論之。天地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饑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又物勢篇曰。人之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蟻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又以生理證天之無意志。凡有意志者必有欲。且必有所以表其欲之機能焉。目

類之。天未嘗有此。自然篇曰。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爲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爲利。欲之爲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可求索。夫何爲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爲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烟。雲烟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爲有欲故動。動則有爲。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爲。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

仲任說自然。以明宇宙之無意志。雖略本道家。而以物理佐證。不啻仲任自創說也。故自然篇曰。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大人

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握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又曰。草木之生。華葉青蔥。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腴。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僞。故一見恍惚。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此蓋引事物爲證。以放生則不合自然。不可久見。或又

難曰。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據此引傳則仲任亦因舊說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爲

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火。造化爲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爲之也。而云

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爲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

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鑠銅之下形。燔器

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興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

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

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爲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爲之也。及銅鑠不

能皆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

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爲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物此其

說自然。益詳於道家矣。

於是。以人性能得自然無爲之道。乃可謂至德。自然篇曰。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

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

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鑪。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己。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能使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途。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爲也。乃又申論天道無爲之義曰。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雨。物之莖葉根莖。莫不洽濡。程量樹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

本不求功。故其功至。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兩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烝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于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此以天道尙自然。故主放任而不主干涉。因以通之政事曰。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秦法。欲與殊異之功。不聽趨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

世之說者。每謂天能以災異譴告人。仲任既以天無意志。故不然。此說自然篇曰。

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嘔蹙。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誠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干。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繩德行而民矇矓。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憊。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立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乎。夫天

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

又謂災變符瑞之事。雖有徵驗。可以占候。然皆自然而起。無與於天。自然篇又曰。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爲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把李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云。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爲。蜚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又曰。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不爲不成。天地出之。有爲之驗也。張良游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昔唐叔虞生。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

手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

物勢篇又因五行相勝。以明天不能故生萬物。曰。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爲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能爲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燦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爲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賊害。

人。天又欲使人爲之用耶。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

四獸爲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蓋萬物以五行相勝。出於天道之說。流傳最久。仲任乃辭而闢之也。

然則萬物之相勝相服者。其道安在。仲任以爲不在於五行之驗。而在於強弱而已。勢力而已。此頗有類於近世生物學者優勝劣敗之義。物勢篇曰。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則誅。腹小距頓。則畏服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却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鵠之啄鵠雁。未必鷹鵠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雁產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爲負。

是而直者爲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爲勝。或詘弱綴跲。躑蹇不比者爲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鬪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勍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動。則以大而服小。鵠食蝟皮。博勞食虵。蝟虵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爲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也。蓋宇宙本無意志。萬物與人。自然而生。然其間自有優劣勝負。此非五行相勝之謂。亦惟服從其自然之法而已。自然之法奈何。卽力優者勝。力劣者敗。大常勝小。彊常弱勝是也。乃又有氣勢焉。因勢乘便。則小可以勝大。弱可以勝強。皆自然之法。而世界萬物所不能過者也。反是而論。是不識自然。

第二節 命論

天地合氣。萬物自然而生。物之生也。同稟此氣。然有厚薄多少之不同。因其不同者。賦以爲形。形成而命立。命立而吉凶之驗見矣。仲任亦信人莫不有命。顧所謂命者。非天故與之也。各以身體所受氣之強弱爲差。而莫能過焉。先是儒者嘗論三命。仲任因而論之。命義篇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

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惡物象之故也。仲任以儒者所言三命。有未得實者。蓋命之吉凶。靡不定於生初。而儒者謂隨命遭命。視後之操行。不合命之本義。故更爲論之。以爲父母施氣之時。吉凶已定。卽是初稟氣所定也。命義篇又曰。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

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沈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王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犖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修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天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

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盛衰。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強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強。堅強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已上謂人之壽夭貧富。皆由於生時所稟之氣。乃至歷陽之沈。長平之坑。皆莫非稟氣所遭。又有國命勝於人命。壽命勝於祿命。此非必有。

主之者。是自身稟氣使然也。故幸偶篇曰。俱稟元氣。或獨爲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又初稟篇曰。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至於人之受氣。何以有厚有薄。多少不齊。仲任則歸之於偶然。偶會篇曰。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蓋同一元氣之中。人物偶然各分得其氣。遂以定終身之吉凶。而謂之命矣。於是乃推論人之富貴。無不定於生時初稟之氣。初稟篇駁儒家論文武受命之事。曰。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修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烏。天使爲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

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曾孫公劉居邠。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襍襍之中。聖端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爲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爲性。外以爲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全將大吏。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稟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修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爲胎之時。已受之矣。蓋儒者雖言命。而未有實證。仲任則就而生所稟之氣。及生時之形體言之。用生物之方法。成科學之論證。其說益有根據。故深信骨相之說。又曰。富家之翁。貲衆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

貨。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教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強。強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強自爲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爲栽。蘖稍生莖葉。成爲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成爲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仲任論命。雖多本班彪王命論之師說。然始則言命出於自然之稟氣。終則又推生物之公例以明之。視古之言命者。更精密矣。

蓋仲任既以生初各人所稟元氣爲定命之符。則此後無復更變命之理。故深駁積善感天。乃受命之說。以爲與宇宙自然之原則相牾。初稟篇又以人事論文。武雀魚之事曰。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或以白魚。是有爲也。天道本無意。志不當忽有。志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

聖人取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爲。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蛇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於是以古言積善可致天命者。乃勉人爲善之意。非實有其事。故又曰。難曰。康叔之誥曰。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爲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倣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然仲任之學。終主於折衷。故卒謂與天合德爲天命。亦不謂雀魚之瑞爲無其事。而以爲偶然相應。其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爲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

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爲。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爲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偕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於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爲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此與史所傳異辭

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夫命既定於初稟之氣。及身長大。行有善惡。而不能移命。受氣善者與善應。受氣凶者與凶會。故偶會篇曰。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仲任以爲皆自然之數。不可改矣。又徵以人事曰。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沈。子蘭宰

詬誣讒吳楚之君。竄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詬適爲讒。而懷王夫差適信
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爲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
他爲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
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
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
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傅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爲二臣生。呂望傅說
爲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耀相察。上修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
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
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祆。當效。周厲適闔。褒姒當喪。周幽王稟性偶
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
鬪雞之變。適生。鸚鵡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鬪競。鸚鵡招君惡也。期
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又由事物之理。比喻以明之曰。父歿而子嗣。姑死而婦代。非

子婦代代。使父姑終歿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屛適履。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囚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爲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臥晝起矣。夜日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夫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又曰。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

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爲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然則仲任之意。以命之始。受於自然。其繼遭事。成於偶然也。至於人事遭逢之偶然。雖與命會。而世以其得吉者。則謂之幸。其得凶者。則謂之不幸。幸偶篇曰。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眞。罰而疑者未必僞。賞信者偶。罰疑者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荦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轆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

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闕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或失。漁者譽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又曰。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鑠。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燂脂膏。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漑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

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跡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尙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人之稟命。既在生初。故非常之人。其生初之時。必當有異。吉驗篇曰。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貞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姪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爲帝。故能教物。物爲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虵龍爲害。堯使禹治水。驅虵龍。水治東流。虵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又曰。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己曰。曰出水。疾東走。毋顧。明日視。曰出水。既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

蓋人稟自然之氣。在母腹中。命已素定。其遭凶惡者。必處胎時感惡氣。值惡物也。此卽命義篇三命之所謂遭命。故申其義曰。妊婦食兔子。生缺唇。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食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傳。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蓋命雖具。受氣之初。然卽有吉命。處胎之時。若遭凶惡。長大亦可得禍。此古所以有胎教。及夫出胎以後。則命一定而不可移矣。

然則命祿一定。終不可避。或有強求。反涉禍患。命祿篇曰。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

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竝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竝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又曰。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

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燻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前命義篇論國命勝人命。故國亦有命。自然之數。非人力所能爲也。故治期篇曰。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聖賢。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又曰。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病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未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其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爲也。又曰。人之瘟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瘟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之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徵政治。賢人瘟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彊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彊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

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又曰。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爲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仲任言命。自萬物以至人類。自人類以至國家。莫不有一定之命矣。

第二節 感應論

仲任既以天道爲無意志。自然無爲。自不能有所感應於人。當時陰陽災異之說甚盛。儒生莫不篤信。仲任獨辭而闢之。可謂不苟同於世矣。論衡感類篇曰。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爲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愼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

旱不爲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後雨者。自然之氣也。又曰。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有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又曰。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尙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爲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爲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爲天怒。雨爲

恩施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又曰。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謂雷雨爲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爲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亦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

於是乃論天道不能譴告人。卽令天爲譴告。當反其道。不當隨人惡行爲見同類之物也。當時有論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溫者。譴告篇非之曰。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臭。洿故稱香潔之辭。漁

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
梟沔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
佩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色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
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
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
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
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爲言間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
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當。寬惡也。天復
爲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
爲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傲。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
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况
肯譴非爲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聖賢以善返惡。皇

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僊。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爲。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卽天之不爲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

仲任又謂以理推之。惟天可動人。人安能動天。變動篇曰。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蚯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

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又曰。鈎星在房屋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筵不能鳴鐘。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鐘長而筵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大气。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又曰。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撥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員圖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箠。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賞。

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寃。孰與沈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寃。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寃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寃。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陷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度僂旁告。無辜於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寃旁告。無罪於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此下更以杞梁妻哭崩城。及荆軻刺秦王白虹貫日等事。皆不可信。蓋一人之精誠。斷不能感天也。

謹告篇又曰。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

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脈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醜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又曰。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此蓋謂昔人稱天譴告。蓋意在警戒。非實有其事矣。

第四節 禍福論

如前節所論。天不能施感應於人。世俗之論。或以積德累行。則天報之以福。其有顯惡隱過。則天罰之以禍。此深不合自然之理者也。故仲任作福虛禍虛二篇。極力辨俗論之誣。今述其略。

(甲) 福虛

福虛篇曰。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爲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於是仲任乃辨事以證之。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廚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庖廚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爲也。惠王通譴菹中何故有蛭。庖廚監食皆當伏法。然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

大焉。庖廚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彊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蟻虱。非意所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也。菹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可復隱匿。而彊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

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爲傷。著已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

楚相孫叔敖爲兒之時。見兩頭蚺。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蚺死。向者出見兩頭蚺。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蚺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卽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蚺。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蚺。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蚺。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一蚺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

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二福。如埋十蛇。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孫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爲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蛇之時。非生而稟之也。

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爲尙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

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爲殤子惡死何哉。

(乙)禍虛

禍虛篇曰。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惡所得。以爲有沈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無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

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夭。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敘行未在上第也。

秦襄王賜白起劍。白起伏劍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平。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己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己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於

天。如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歎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卽吞藥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脈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脈。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脈。知已有絕地脈之罪。不知地脈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爲非恬之爲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己下蠶室。有非者矣。己無非。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

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卒夭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遵何哉。若此言之。顏淵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夭。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於是仲任乃綜論之曰。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隱陋。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陋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甯戚賢者也。尙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爲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爲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爲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此見天之不能爲禍福於人。而禍福不過時命。遭遇之適然者耳。

第五節 死與鬼

吾國之爲無鬼論者。莫先於仲任之論衡。亦莫詳於仲任之論衡。而世罕稱之。何哉。蓋由物理而推論之。以明人死無鬼。其說至可玩也。論死篇曰。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尙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

神其名爲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蓋鬼神之名是有。世俗之所謂鬼神是無。人同稟元氣而生。死則復歸於元氣。卽老子復歸道之說。故曰鬼者歸也。亦仲任之所謂復歸神者也。世人不察鬼神之名。而以其能見形害人。以理考之。直無是事。冰水之喻。最明白矣。論死篇又曰。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爲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尙在。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尙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

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尙生。精氣尙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兇勇悍。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爲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仲任蓋許生類相化。而不信死鬼見形也。

又曰。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爲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又曰。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

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爲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尙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著。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慧。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謂爲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

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談有所作於臥人之旁。臥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尙在。形體尙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爲人所歐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爲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己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之。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爲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惛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

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溫。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復爲冰。死魂安能復爲形。妬夫媚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鬪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又引孔子爲證曰。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脩墓。遂不復脩。使死有知。必恚人不脩也。孔子知之。宜輒脩墓。以喜魂神。然而不脩。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又以野外或夜中有聲。或疑爲鬼聲。非是曰。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之以言語吁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歛其口。故能成言。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

或以爲秋也。是與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鳴之變。自有所爲。依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尙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臬臬之聲也。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人矣。

又曰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啣呼於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筋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啣呼之時。無嗣助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爪牙墮落。不能復嚙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者。氣適凝成。未能堅彊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爲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害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雞卵之未字也。湏溶於殼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雌偃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湏溶之時。湏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啣叱。人盜其物。不能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

害人。有雞犬之畜。爲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雞犬。已死重於見盜。忿怒於雞犬。無怨於食己。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爲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爲蟬者。不能害爲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爲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人。若爲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己之體。無兵刃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以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火猛竈中。釜湧氣蒸。精怒胸中。力盛身熱。今人之將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

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爲物則爲氣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毒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爲明矣。此蓋極明人死復反於自然。反於無知。絕不能害人之理。可謂深切之至。卽使人眞謂見鬼。並能害人者。此必非死人之精。而別是一物也。

然世俗盛稱厲鬼見形禍人。如杜伯射周宣王。伯有爲厲之類。仲任特作死僞篇。條列其事而明辨其誣。其辭甚繁。不復具引。於是乃明人所以見鬼之故。由於己身思念恍惚所致。悉出於心理作用。而無關於死人。卽係有見形象者。非存想之

謬影則別是一物類。非死人之精也。訂鬼篇曰。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鑊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於是仲任乃就世言人死爲鬼以外。其所謂鬼者。殆有數種。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臥。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臥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日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爲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之精也。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爲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病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死。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氣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

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今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魘。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入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魘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

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爲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蒼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

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又曰。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生爲骨肉。陽氣生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爲知。骨肉爲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以上數種。蓋仲任取當世之所指爲鬼者。不出乎此。皆非人死之鬼也。其前二說與仲任相近。後數說則仲任以其異於人死爲鬼之說。故具載之耳。

第六節 妖祥

世間自有妖氣。或生奇兆異象。傳者遂疑鬼疑神。仲任以爲皆妖之所爲也。於是爲紀妖篇。列其事而辨之。今略述於左。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

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於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

問曰。樂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癘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沈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揚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手旣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卻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卻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

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七日而醒。夢游於鈞天。見天帝焉。仲任論之曰。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所見天帝。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尙不能疾。況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烟等。案雲烟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飄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飄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臥之頃也。其覺或尙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疾在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爲妖祥矣。

趙襄子遇霍大山神。告以將滅知氏。仲任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蓋妖祥之氣。

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秦始皇三十六年。有星墜地爲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又使者過華陰。有人遮道持璧遺使者曰。祖龍死。其璧卽前渡江所沈者也。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仲任論之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當星墜之時。熒惑爲妖。故石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爲之。文曰。始皇死。或殺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爲。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如鬼。或爲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爲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卽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下助戰。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爲神乎。田單卻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

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侵地。此人衆鬼之妖也。使者華陰人。持璧遮道。委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沈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沈之璧。其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己相見。妖氣象類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竇持之物。非真物也。

又論漢高祖斬蛇。嫗哭之事。以爲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蛇非蛇也。又曰。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鬪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鬪也。鄭國鬪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也妖。使是亦妖也。

又論張良受太公兵法於黃石之事。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祥也。良居下邳。

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爲師將。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界。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老父。何其神耶。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黃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爲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

口自言。文自成。或爲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剝魚得書云。呂尙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仲任以爲妖者。蓋天地之氣。自然所成。非人非鬼。故名曰妖。妖與人同在元氣之中。有時爲吉凶之兆。或以爲死人之精所爲。或以天意所示。若明神所使。皆非也。此在天地間別爲一種。雖同出於氣。然決非稟自天意。及爲鬼神所使耳。

第七節 卜筮

仲任言卜筮非神靈能告。其義有二。一則人自身之精神作用所顯。故能預知吉凶。此與最新心理學者所言人能通神之道相合。一則吉凶之兆。偶然相逢。此皆昔人之所罕言也。故深闢俗人信卜筮能問天意之謬。卜筮篇曰。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著龜眞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著龜未必神靈。有神

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藿葦藁莖。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爲言者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著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令著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已。思念神明。從胸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著。兆見數著。夫人用

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數則吉。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己之神也。爲兆數者。亦己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爲思慮。在胸外爲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異。此申或人之言。深明卜筮之顯吉凶。純然爲己身心理作用。而無關於天地之來告也。

又喻著龜決不能問天地。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著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著龜爲若版牘。兆數爲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爲。以應人也。案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

耳。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空叩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下。虛揲著而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下。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痛。血氣湊踊。而猶爲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

雖然。仲任但謂卜筮吉凶非天地所應耳。非謂卜筮不驗也。故又曰。卜筮亦必有吉凶。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祐。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

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爲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答。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著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此焉。

又曰。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

撰著。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爲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鼎折足之占。宜以伐越矣。蓋吉凶之兆。出自心中。勝氣先在。吉無不逢。有取順象。有取逆象。觀者有審不審。故占有不驗耳。

第二章 倫理學

第一節 性善惡論

論衡中關於倫理者至尠。或存乎讓俗、政務、養性之書。而今亡矣。然亦可掇其一。二。以見仲任之志所在。惟其論性較爲明瞭。故先述之。

仲任論性。本於周人世碩。漢志儒家。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論衡本性篇曰。昔儒舊生。著作篇章。無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

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

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

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蓋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自後諸家論性。

皆出於孔子而有不同。世子之學。宜出於密子賤漆雕開。惟其遺說不可考。據仲

任所引者論之。則所謂有善有惡者。是謂度自然之氣而生。生時或稟善性。或稟

惡性。各有不同也。於是乎不可不養。故世子論性有三義。人之始生。其性固定。有

受善性。有受惡性。一也。性既善。益養其善。則善長。性既惡。益助其惡。則惡長。二也。善性可使移入於惡。惡性可養之。使移入於善。三也。仲任所說。大抵不外乎此。今就論衡所述。列舉於下。

仲任評古之論性者六家。

一孟子。本性篇曰。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祁勝爲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

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爲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爲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

二告子。本性篇又曰。告子曰。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

三孫卿。本性篇曰。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

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爲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爲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爲善安從生。四陸賈。又曰。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爲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爲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躄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爲。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

五董仲舒。又曰。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

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爲得實。

六劉子政。又曰。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爲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

於是綜論之曰。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鄧文茂記。繁

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於是仲任以爲性雖有善有惡。然轉惡成善。及使善者益進於善。則惟在教化。率性篇曰。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

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是故揚子哭歧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爲惡。惡可變爲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馭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驚。堯舜爲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況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

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恆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唇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闔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

又因物理申喻之曰。夫肥沃墽塉。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墽而塉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方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鑿鍤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鑿鍤。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爲高。而其高者反爲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爲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鑿鍤。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

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銚山中之恆鐵也。冶工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尙爲鍛鍊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爲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僞。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僞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燦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比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鈎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鈎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

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此引土地及鑄玉作珠之事。以證人雖性惡。亦可教使爲善也。

又曰。黃帝與炎帝爭爲天子。教熊罷貔虎。以戰於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鮌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爲城。舉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爲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爲同。同類以鈞爲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爲人用。况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溼。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傷。不可

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義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此論人性雖惡但使率教無不可轉移矣至是乃總說其義曰豆麥之種與稻粱殊然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爲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爲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蘖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

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然則性之善惡。雖具自生。初固同一元氣。加以人力。斯變於中和。成其善矣。氣之善惡。有定而教之善惡。無定。臨之以聖。進之以學。不善者寡矣。是仲任之微意也。

第一節 道德與時勢

道德修之在己。而時勢惟其所遭。道德在內者也。時勢在外者也。在內者可以自爲。在外者必有所待。故有道德之真價值者。不必當時之所謂道德。當時之所謂道德。亦不必其有道德之真價值也。聖賢之生也。創論立義。並世之人。或深駭不信。甚至放絕其說。形謬其人。乃異世之後。反又稟其教條。仰若神明。古今中西。若是者衆矣。蓋道德之與時勢。有合有不合也。或不合於此。而合於彼。或不合於今。而合於後。一舊道德廢。一新道德興。社會之要求。既有不同。道德之變易。固然無

足怪也。學者欲求道德之價值。必先不拘牽於習俗。不曲從於時勢。不希苟合。不顧毀譽。而後道德之真義。可以漸見。仲任知其如此。故著論衡之書。冠以逢遇累害二篇。冀讀之者。勿執一時之義。以相繩責。蓋仲任所論。亦新造之意多。舊貫之辭寡也。

夫有道德者。謂之有操行。有操行者。謂之賢。得時勢者。謂之遇。遇者不必賢。倫理上。但希於賢。不希於遇。故逢遇篇曰。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此雖但論仕宦之尊賤。而其意亦包社會之毀譽。尊且譽。謂之遇。賤且毀。謂之不遇。遇謂之福。不遇謂之禍。禍福均自外來。不由於我。在於時勢而已。一新道德之立。未有不受時勢之累害者。仲任分累害爲二種。一曰鄉里之三累。二曰朝廷之三害。鄉里以表社會。朝

廷以表國家道德有不爲當時社會及國家所貴。而終不失其道德之眞價值者。仲任卽能爲此道德之模範之人。論其受累害之故。

(甲) 鄉里三累

一。累。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

二。累。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

三。累。人之交游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

(乙) 朝廷三害

一。害。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

二。害。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

三害。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迨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增。毀傷於將。三害也。

於是又論道德之士。其不遇有數種。

一異操。同主不遇。

伍員。帛喜。

帛喜即伯嚭

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

二操同。主異不遇。

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湯。箕子遇紂。

三大才遇小才不遇。

孔子孟軻。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以大才干小才。

小才不能受也。

四大才遇大才不遇。

虞舜許由。俱聖人也。竝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

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竝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

夫前數者之不遇。尙無足怪。而以大才遇大才。猶不遇者。仲任論之曰。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王者之輔也。生於帝

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竝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
留。主爲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
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
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
皋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
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
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
拒。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
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此極論道德之行於與否。非在善不
善。時勢有遇不遇也。更論遇之殊奇者數種。

- 一。以曲伎遇。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是以曲伎得遇也。
- 二。無伎而遇。籍孺鄧通。無伎而遇。

三以醜色遇。籍孺鄧通猶藉媚色。而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是以醜色遇也。

夫遇之不可知如此。故曰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皆時勢好惡爲之也。君子但當明道德之眞價值。而不必蘄合於時勢。然時勢之所好惡。何以或在於此。或在於彼。古所稱爲道德者。在今或非道德。今所稱爲道德者。在古或非道德。而但被累害。其故何在。仲任歸之於偶然。累害篇曰。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汚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然則學者當避累害。以就時勢乎。抑不計遇不遇。而自全其道德乎。仲任乃曰。論者旣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繪。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呂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

俊傑之才。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原鄉也。原鄉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推仲任之意。則所謂善惡之標準者。必出乎世俗毀譽之上。世所稱爲善。未必善。所稱爲惡。未必惡。故媿然隨順世俗。惟鄉原不肖奴下者爲然。君子道德有於躬。旣得安乎至善之地。但循性行。以俟累害。不爲所動。且益彰其賢潔。此不逐時勢爲轉移者也。

夫君子所以不爲累害所動者。以累害在外故也。有在內之樂。故無在外之欲。小人不能禁欲。則往往遺內以徇外矣。仲任惡之曰。佞。蓋君子但守其道德之真標。準。亦有遇時行道致顯達者。何必爲佞。答佞篇曰。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爲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

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者。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刻也。問曰。佞與賢者用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爲獨以情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者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仲任深疾佞者。故以爲佞者必有禍罪。而推其爲佞之始。由於不能禁欲。故舍道德而趣時俗也。然則將立倫理之標準。求道德之真義。又必先能在能禁欲矣。

第三節 儒生與文吏

仲任以爲世將見倫理之效用。則必用儒生。蓋儒生者。道德之模範也。儒生得行其志。則國家社會。可得其福利。臻於至善。中國古時。恆以倫理與政治並論。蓋倫理之效。必藉政治而後顯也。於是仲任以與儒生相對者。則有文吏。世俗每重文

更而輕儒生。此道德之化。所以不成也。程材篇論儒生與文吏之異。曰。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滌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又曰。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勅。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然則軌德立化。惟在儒生矣。又論至德之世。皆尚儒道。衰亂之世。乃任文吏。曰。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蓋儒生

皆治經學。故其學倍勝文吏。故又曰。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爲。禹決江河。不秉鑿鍤。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鑿鍤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爲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搗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爲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穎。出穎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爲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

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己。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此歷言文吏之不及儒生。夫欲道德之興。而不尊尙有道德之人。則道德終不興矣。儒生喻義。文吏逐利。逐利害公。世所同惡。然偏稱文吏之能。故儒生不顯。而倫理之實效。終不可得而見也。狀留篇曰。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闡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則文吏儒生之升降。可以觀世運矣。

又論世俗輕儒生。重文吏之謬。曰。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墮落。則詆訾儒生。以爲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

生付是於文吏也。又曰：儒生無闕閱，所能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廷，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修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恥，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矣。才能之儒，泊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又曰：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有爲，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蓋就世俗所謂吏事而言，儒生誠有所不習，若自倫理道德上觀察之，則文吏又非儒生之匹矣。

量知篇曰：夫儒生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

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資錢百。並爲贖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爲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者見錢俱百。以爲財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爲掾吏。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尙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爲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恆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恆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恆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爲非。而文吏好爲姦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於是又以文吏雖習吏事。而在位守職。不可謂已盡義務。惟儒生乃能自盡其義務而無忽耳。故曰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學。居住食

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餐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餐者也。又曰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更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曰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仲任又綜論儒生文吏各有所短。謝短篇曰。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爲短。未實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臧。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爲短。不悟於己未足。論衡訓之。將使憤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

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閣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爲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不字疑衍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然則儒生所謂陸沈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爲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爲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又曰。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又曰。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然則儒生文吏。俱有所短。儒生雖爲愈於文吏。亦必不墨守章句。兼通經習事。庶得不爲世所輕。而能廣道德之化矣。

第四節 成功與善心

西方倫理學者。於善惡之判斷。有就其志意上觀之者。謂之動機說。有就其事實

上觀之者。謂之成功說。動機說論其心。成功說課其效。二說交相非而未有已也。蓋動機說必察其志之所起。以爲志善則行善。而成功說反之。謂志雖善而事或有不善者矣。故必徵諸其事之成功。而後善惡可得而言也。程勤約翰之徒至謂動機無關於善惡此持成功說之最力者吾國儒家倫理。往往主志。近於動機說。董仲舒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也。如管商言功利宋永嘉永康學說等皆近成功說仲任本兼綜儒墨。至其言成功不足以定賢。觀賢者當觀其善心。往覆論功效之不足恃。則於倫理上善惡之斷判。頗類儒家。亦似有取乎動機說者矣。

夫欲判斷行爲之善惡。則必先識所謂善者何在。然世之足當行爲至善之模範者。孰有過於聖賢者乎。仲任以爲世人尙未能定賢。更安能知聖。而其蔽尤在因功效而論賢。嘗廣列其事以喻之。中又最要者三端。定賢篇曰。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爲賢乎。夫居職何以爲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僞恩說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利雖聖逢其危。如以

陰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爲殿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者。效沒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羣臣之功。蕭何爲賞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羣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

又曰。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羸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藥。未必惠於不爲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之

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也。故時當亂也。堯舜用術。功終不立。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浮船。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言難禁。復召爲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爲東郡都尉。歲惡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郡之術耶。云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爲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

衍吹律。寒谷更溫。黍穀育生。推此以況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

又曰。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醫夏無且是矣。荆軻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爲秦所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既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

於是於三者之外。更廣論成功不足以定賢十餘種。今約舉其大意如下。

一、以事君調合寡過爲賢乎。此阿順之臣。佞倖之徒。適時媚上者所爲。不足爲賢。

二、以朝廷選舉皆歸善而賢乎。然人所共知者易舉。幽隱者難得薦。虞舜是也。蘇由衆舉而致圯族。卽墨大夫有功而無譽。故孔子以鄉人皆好之未可也。鄉人皆惡之未可也。

三、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爲賢乎。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賢。衛青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廣交自多徒。不足輕重。

四、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爲賢乎。得民心者。不過虛恩拊循其民。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皆自有所欲爲。而僞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何足謂賢。

五、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然惟有父兄者。孝慈乃章。如無父兄。卽不見賢。

六、以忠於國爲賢乎。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

七、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爲賢乎。然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

八、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爲賢乎。然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

九、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爲賢乎。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如無欲不仕。慕全身養性。則老聃之徒。孔子棲棲。墨子皇皇。皆爲憂世濟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退與黃老同操。非賢也。

十、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

十一、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然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之類也。

十二、以通覽古今秘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是則傳者之次。才高好事有先世

世遺文。若與官文書者。並易致此名矣。

十三、以權詐卓譎能將兵御衆爲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爲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不得名爲賢也。

十四、以辯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子貢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嗇夫利口。張釋之斥之。此難以觀賢。

十五、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爲賢乎。夫筆與口一實也。且筆用何爲敏。以敏於官曹事。官曹事莫難於獄。治獄優者莫過張湯。湯文深。太史公序以爲酷。不得名賢。

十六、以敏於賦頌爲弘麗之文爲賢乎。司馬長卿揚子雲是也。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崇實之化。

十七、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是則避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孔子非之。難以爲賢。

夫據事之形跡。論其成功。斷其善惡。而不察其志。善惡終不可定。故仲任詳喻之。如此。於是乃言曰。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然則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爲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

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胸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此由心以觀行。由言以徵心。是仲任判斷善惡之法。卽其近於動機說者也。

第五節 人格標準論

前節已論儒生與文吏之別。仲任又分儒生至鴻儒爲四等。超奇篇曰。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墜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又曰。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言。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抒其義

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輿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蓋仲任之學。以務實爲主。故其論人格標準。不輒云希及聖賢。但至鴻儒。已爲超奇矣。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鴻儒長於輿論立說。則述者之流也。儒生前已具論。通人以下當更析錄之。

別通篇曰。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者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覽。猶爲閉閤。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閤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

則見傳記譜文。深者入聖室觀祕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游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又曰。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啟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窗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胸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庭。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壙穴臥。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又曰。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法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

孰若巧之一技。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無。昔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官博者。孔子之徒也。又曰。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人有商瞿。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倮蟲三百。人爲之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閣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倮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又曰。諸夏之方。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網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宦

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爲賢。與文之異術。之字疑誤安能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已上並論通人之足貴。雖仕宦或不資乎此。然自倫理上之人格言之。則固不可不勉也。雖然。通人不及文人。文人不及鴻儒。論衡有時又稱文儒。文儒殆兼通人文人之長。而幾至於鴻儒者也。効力篇曰。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又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

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又曰。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蓋文儒進而能連結篇章。則爲鴻儒也。仲任蓋以鴻儒爲至。故引孔子至董仲舒揚子雲爲喻。曰。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嘗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

超奇篇論鴻儒尤詳。曰。故夫山丘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旣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

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宵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上所論以谷子雲等。但可爲文人。司馬子長以下。則近鴻儒。然陽成子長。揚子雲。尤漢世鴻儒之冠矣。陽成子長書不傳。未知其審。於是又以說論之徒。桓君山爲甲。又曰。周長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長生書亦不傳。又曰。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末有周長生。此數子殆並所謂鴻儒矣。

仲任定人格之標準。惟以文章著述之事第之。蓋仲任務實。以非審其立言。末由

懸判其優劣矣。聖賢難知。而聖賢之實。其可見者。亦在述作之業。故仲任以鴻儒統之也。雖然。聖賢者終宜爲倫理上人格最高之標準。仲任不欲輒用聖賢比論。故但考其文議。又慮世人疑於聖賢之名。有所未達。或指聖人神奇不經。皆不可信。實知及知實二篇辨之甚明。茲略引之。

實知篇曰。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則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著龜之知吉凶。著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其後秦王兼并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邱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

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世之驗也。仲任以爲此皆虛也。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或後人作記以明效驗。孔子或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爲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爲吹律以自定也。又謂始皇未嘗至魯。則云孔子前知未足據也。又以即使前知亦不足異。蓋效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賢者亦能。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聖賢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尙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蓋此等前知。皆由事理推類得之。不但聖賢爲能也。

蓋善觀徵兆者。凡事多可察知。故又引秦夏太后杜陵。曰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樗里子葬渭南。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挾我墓。辛有知伊川。不及百年爲戎。韓信葬母。令其旁可置萬家。其事皆驗。仲任以爲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由兆類。於是乃論之曰。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仲任不信聖人生而知之之說。是以其言如此。或以項託七歲爲孔子師。相難。應曰。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又曰。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未就師。家問室學。人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亦孔子問之。又曰。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自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此言聖人不能生知。必待於學。知實篇曰。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出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蓋先知者神之事。聖非神。故不先知。卽聖人欲先知。亦必任用術數而得之。決非生知。知實篇又列聖人不能先知十六證。蓋事固有終不可知者。聖人亦不知也。

實知篇曰。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狝狝知往。鴝鵒知來。稟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爲若狝狝乎。則夫狝狝之類。鳥獸也。童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爲若童謠乎。則夫童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爲巫與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爲若巫乎。則夫爲巫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

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又曰：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無所疑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人空坐，先知雨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不普，未足以論也。所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駮不純，踳校不具，非所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明聖人無以奇也。蓋小道致遠恐泥，聖人所以不屑屑於先知之術者，以其不足以總大道之要也。故聖人亦不外學而知之而已。

然則聖人猶夫人耳。聖人學而知之，吾人亦學而知之。是聖人固可學而至，非有神怪不可及也。仲任頗明此意。又謂聖者與賢同類。知實篇曰：賢聖之號，仁智共

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厭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又曰。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宰予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第三章 評論哲學

第一節 關於物理評論

(甲)關於天者。

仲任之論天道。已於形而上學章。畧引其緒。然其對於世俗天道之謬解。每就物理上闢之。務竅實而不取支離恍惚之說。昔亞里士多德之形而上學。多與物理

學相混。仲任之形而上學亦然。茲特析其言天而物理上之意趣較多者。別繫於此。使覽者詳焉。

仲任雖不立形而上學與物理學之名。然其以自然無爲之元氣爲宇宙根本原理。而又以幸偶逢遇。統性命禍福之說。自成一種形而上學之體系。至其言天道人事。咸用唯物之評論。亦自成一種之物理學。頗綜合諸家之長。實證其義理。以矯蹈空之妄信。無稽之俗說。其著書之體勢及論法。多獨出新裁。雖其物理之觀察。今或見爲淺薄。然承漢代董仲舒揚雄諸家之後。實卓然不媿爲一大哲學者也。

仲任既極關當世天人感應之說。以天爲無意志。不能下禍福於人。亦不能知人之善惡。又就物理上比較之。以天如一大物。人如一至小之物。即使天有知。而大小不倫。何由相應。變虛篇駁世所謂天處高聽卑之說曰。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

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尙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當時天文物理之科學未明。仲任獨不溺於俗。能以實證立說。亦可爲難能也。感虛篇又論堯射十日之妄。曰。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

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汎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却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

又曰。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於天。天爲變動。然尙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又曰。傳書言荆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爲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筋撞鐘。以算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爲。雖積銳意。猶筋撞鐘。算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又曰。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

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敗亂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爲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已上所論。以反日事爲妄。餘二事。則是相偶遇。而俗說謬以爲天有意存焉者也。

談天篇曰。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

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顛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耶。體也。如氣乎。雲煙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上極。天乎。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壞毀。何用舉之。斷鼈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鼈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鼈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鼈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

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彊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而敗之。女媧得而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溟滓濛濛。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尙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銷鍊五石補蒼天。斷鼈之足。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尙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鼈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

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至今世俗傳說。猶謂雷爲天怒。能殛惡人。無知之氓。或信之。當仲任時。則已辨其妄矣。雷虛篇曰。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响吁矣。世無愚智。莫不謂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响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何爲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

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爲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著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著於地。其衰也。聲著於天。夫如是。聲著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東西南北矣。雲雨晦冥。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著於天。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耶。蒼蒼之天也。如謂天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卽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

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响吁。喜則歌笑。比聞天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爲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

又曰。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爲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卽鐘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鐘耶。如審是也。鐘鼓而不空懸。須有篋簾。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鐘鼓無所懸著。雷公

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固爲神。如必有所懸著。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等也。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不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著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爲著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响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於是。乃論雷之實爲何物。曰。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倣較。殆陰陽相爭也。鬱律嶮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之音也。魄然若鑿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

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鑿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鑪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溼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剌人。人不得無跡。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爲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剌之跡。非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

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卽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焦。中身則皮膚灼爛。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燄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爲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虛妄之言。論衡中如說日寒溫等篇。並關於天。而以物理之方法。爲之考論。仲任好覈事校理。所言實足爲科學之先導。後來持其說者少。故未能光大也。

(乙) 關於人者

仲任所言人類性命稟賦之理。已略述於形而上學章。茲更掇其專就物理方面以論人者。別出於此。蓋仲任以人生受一定之氣。而有一定之形。因一定之形。而有一定之壽數。一定之疆弱。不可改也。故氣壽篇曰。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

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

遭命已見前章形而上章

彊壽弱夭

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彊。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彊。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爲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天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於是。以百歲爲人壽之正數。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人壽或增於百。或減於百。亦猶

有先秋後秋死者矣。

然此壽夭之數。自受此形時。卽已定矣。故人各有定形。無形篇曰。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爲簋廉。冶者用銅爲杵杆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爲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埴爲簋廉。簋廉一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者用銅爲杵杆。杵杆雖已成器。猶可復鑠。杵可得爲尊。尊不可爲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灼。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鑠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雖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爲魚鼈。人則食之。食則壽命乃

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蟆爲鶉。雀爲蜃。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蜃。蛤魚鼈之類也。又曰。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眞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由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爲政變。非常性也。又曰。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爲嬰兒。長爲丈夫。老爲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又曰。稱赤松王喬好道爲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爲仙。未有使甲變爲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爲春。氣爲夏。人以氣爲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爲人。則年壽亦短於人。又曰。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爲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

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能爲之乎。人不能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能增減人之年。又曰。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爲馬。變以爲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爲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蓋當時言仙人形體亦與人異。由服藥變形。增益年壽。故仲任非之如此。

仲任以人生而有定形。於是彊弱壽夭之數定焉。故仲任深信骨相之說。以爲不可易。與荀卿非相之議。正相反也。骨相篇曰。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

之骨體。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於是引黃帝帝嚳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以及諸賢達者。並皆骨相異於人也。又曰。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如范蠡謂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此性有骨法之驗也。又曰。相或在內。或在內。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皋陶。肩頰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若喪家。

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

儒者每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禹母吞燕卵而生禹。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或又謂禹禹逆生。闔母背而出。又謂堯母慶都。感赤龍生堯。及漢高母劉夢與神遇見蛟龍之事。仲任一一指其虛妄。奇怪篇有曰。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爲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爲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鳩雀施氣於雁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雁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

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燦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爲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蓋以人受氣於天爲最貴。不當更感他物之氣也。

仲任旣本人之定形。而立壽夭之數。故不取變形成仙之說。又作道虛篇。以世傳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荆山下。鼎成騎龍上仙。及淮南王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等事爲虛妄。力非道家所謂辟穀食氣導氣養性。可以長生。以爲生無不死。求仙者難成。當時方士死。或謂之尸解。仲任曰。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

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恆死之尸。無以異也。又曰。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丙) 關於事物者。

一論瑞異 仲任前者既以妖祥感應爲出於偶然。不關天意。亦不應禍福。卒乃據物理以言其不足信。故異虛篇論殷高宗桑穀之事曰。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

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譚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己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改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穀爲亡之妖。亡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此論物異之不足據也。至於麒麟鳳凰。世所指爲祥瑞者。仲任亦以爲難知。講瑞篇以世每傳見鳳凰麒麟。因論之曰。夫鳳凰鳥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鬮戴角。則謂之麒麟。相與鳳凰象合者。謂之鳳凰。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蓋春秋獲麟文曰。有鬮而角。故後人

見有鬣而角者。則以爲麒麟。見五色鳥。則以爲鳳凰。仲任以爲鳥獸之聖者。亦如人之聖者。未必同一相。卽同一相。未必同爲聖瑞。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然則僅用骨體毛色。宜不能定鳥獸之聖也。且人見聖人者。必服習久而後知。故鳳凰麒麟。或亦非一見所能證實。漢世嘗見麒麟鳳凰。說者或美以爲瑞言。仲任心極察其妄。而未欲顯言。故但論聖物之不可執相以求。及非恆人之所易知如此。

二論龍 古書每稱龍之神異不測。仲任非之。作龍虛篇。方盛夏時。當雷電擊折樹木。壞室屋。俗謂天取龍。以雷取龍升天也。仲任謂龍所居。常在水澤中。不在木中屋間。故傳曰。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江。黃龍負舟。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爲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爲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

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蛇亦有神與不神。神龜神蛇。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爲倮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又曰。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又謂龍可畜。又可食。必不能神。古有參龍食龍者矣。又孔子喻老子猶龍。蓋謂龍不可知之意。孔子尙不知龍。世人乃妄以龍爲神何也。仲任不信龍爲神物。以爲就使有龍。不過魚鱉之類。末又以孔子且不知龍。意龍之有無。未可定也。

三論毒 仲任言天地之間。物之有毒者。皆稟太陽之氣。其說亦新。言毒篇曰。或

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懣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爲毒螫。氣熱也。又曰。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爲蝮蛇蜂蠆。在草則爲巴豆野葛。在魚則爲鮭與鰓。故人食鮭肝而死。爲鰓。鰓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鳥卵魚亦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爲小人。故小人之口。爲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諺曰。衆口燦金。口者火也。又曰。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爲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脈胎腫而爲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爲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爲維。

邊唯東南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煙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爲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令人毒。蜜爲蜂液。蜂則陽物也。又曰。鬼者太陽之妖也。又曰。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仲任言凡毒皆一太陽之氣所生。人物有時受之。卽同稟毒氣矣。

第二節 關於文學評論

仲任論天人之道。以自然爲宗。立幸偶之說。自稱出自道家。然其餘上下議論。抑仲任所自得者爲多也。道虛篇雖訾方士之徒。固未嘗非毀老莊。至儒書。則顯有所斥。往往見於諸篇。時亦淵源六藝。以證成己說。意仲任之學。殆不名一家。重在黜虛妄。以明實義耳。世俗之人。過重古說。執而不悟。於是仲任以儒莫大於孔孟。遂作問孔刺孟。刑名法術。集成於韓子。故作非韓。若夫百家文章。多所正定。譬如

懸衡輕重設矣。自漢世前。文學之書。仲任莫不盡心焉。誠評論之宗。得失之林也。今略掇其關於文學諸論如下。

(甲)問孔

自漢興立博士。武帝以來。益向儒術。六藝之文。誦習者衆。學者並尊孔氏。不敢有異言。仲任獨以聖賢或倉卒吐言。安能皆是。而世儒專心講習。不知問難於聖賢之言。上下相違。前後相伐者。皆不能知。非所以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故爲問孔之篇。以待世之賢者答焉。其文甚博。今約舉一二而已。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耶。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

恆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寃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耶。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裸國。裸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

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僞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耶。於彼則禮情相副。於

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於親子也。然則孔子不鬻車以爲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乙) 刺孟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

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尙書曰。黎民亦尙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墜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修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臥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墜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

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牆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夭。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牆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丙)非韓

仲任政務之書。已不傳。其言政治。未知如何。今非韓篇。猶可略見其意。非韓篇曰。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

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樸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懦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

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者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驚。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疎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爲善哉。以爲世衰事變。民

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則仲任亦尙德治矣。

(丁)論五經

仲任以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尙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正說篇曰。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句。苟名一師之說。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退。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尙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蟲蟲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仲任之學。爲歷史派。故獨好尙書春秋二經。以爲尙書本百篇。秦燔書。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景帝時遣鼂錯往受。二十餘篇。而伏生老死。書殘不竟。宣帝時。河內

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尚書二十九篇始定。至百兩篇則張霸所作也。當時於尚書篇目。每有異議。正說篇曰。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耶。夫伏生年老。龜錯從之學。時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篇。反謂二十九篇耶。

當時又有尚書春秋篇目。皆有所法象。仲任非之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十二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有章句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

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仲任又引孟子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

之名。乘橈机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爲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尙書。尙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尙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尙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仲任務實。故不尙微言。時左氏學方盛。故仲任亦稱左氏傳。左氏覈於事。宜仲任所喜也。

(戊)論雜文學

仲任於諸傳書中。最稱左氏國語。以爲世儒之實書也。又謂儒道傳而墨法廢者。

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墨家薄葬。而又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是以難從。案書篇曰。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瀆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國豐民。彊主弱敵。公賞罰。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又曰。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董仲舒之言。雩祭可以上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又曰。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仲任於漢世尤推仲舒子長子雲矣。

又曰。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

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衆馬絕迹。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人期賢智。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刀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曰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僞論者。實之故難爲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仲任嘗自以論衡比於君山。故推服新論至此。又曰。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

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深淺。無有古今。文有真僞。無有故新。廣陵陳子廼顏方。今尙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私同門。雲鋪共朝。覩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此仲任論當世文學之大略也。惜伯奇長生諸人之書亡矣。

仲任之論人格。夙以文人爲可貴。超奇篇曰。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札爲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

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趙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黽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書。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於是佚文篇明。文章之足貴。曰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著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又曰。孔子周之文人也。又以漢興文章最盛。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乃立文章之別爲五種。(一)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二)諸子傳書爲文。(三)造論著說爲文。(四)上書奏記爲文。(五)文德之操爲文。然尤以造論著

說之文爲上。故曰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又曰。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諡法所以章善。卽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諡。人猶勸懲。惡知之者。莫不自勉。旣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流傳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此論文章有褒善貶善之力。故可貴矣。

第三節 關於歷史評論

仲任關於歷史之評論。可分爲二種。一評書傳之虛妄。二評古今之優劣是也。

甲) 書傳虛妄

仲任爲書。本以正世俗。紀載傳說之虛妄。其言天道人事者。前旣往往述之矣。茲

復略舉其斟論史事者數事如下。

史事之失實。有由於後人增加其詞者。語增篇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臘。舜若腍。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臘與腍。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又曰。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數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又舉武成之篇。血流浮杵之語。以兵不血刃。是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又曰。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胸腹大小。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

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又曰。傳語曰。紂沈湎於酒。以糟爲邸。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爲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儒增篇曰。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又曰。書說孔子不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

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並費與頓年。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又曰。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方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又曰。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又曰。儒書言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能百發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又言楚熊渠漢李廣。見寢石以爲伏虎。射之沒羽之事。爲不可信。又荆軻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亦稱荆軻之勇。增益其事。蓋匕首入銅。最深不過數寸。不能及尺也。

藝增篇曰。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實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又曰。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子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子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子遺。一人增之也。藝增篇雖論經藝之溢辭。以其是歷史一類之事故。並著於此焉。書虛篇曰。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疑書不可信用。又曰。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

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矚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仲任以爲此虛言也。季子讓國不受。嘗以寶劍挂徐君之冢。豈不恥取金者哉。又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闔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闔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皆以爲然。仲任以爲此虛言也。蓋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又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仲任以爲此虛言也。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禹耕乎。又傳書言吳

王夫差殺伍子胥。賁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以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仲任以爲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蘓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蘓汁。瀋澁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仲任所正如是者衆。茲不具錄焉。

(乙)古今優劣

當仲任之時。學者咸謂今不如古。以先王之治。爲不可幾及。往往爲之歎息懷慕。不能自己。仲任獨以爲不然。蓋古不惟不能勝於今。有時今且可以勝於古。仲任持調和之說。故未昌言進化之理。然於是古非今之徒。則不啻大聲斥之矣。世皆

以聖人爲古所獨有。故古之治優於今。齊世篇非之曰。夫天地和氣。卽生聖人。聖人之治。卽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襲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經有襲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桀紂。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凰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並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事者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仲任稱漢

治不劣於古。其意非在阿漢。蓋以理之。古之治決不能勝於今也。故疑書傳所載堯舜之德。不必如此之盛。至於或爲禪讓。或用征誅。此自時勢不同。非有優劣。時勢所以不同。仲任歸之於天命。故曰皆天命也。非優劣之分也。

世之論者。以古者有聖治。故有聖瑞。所以爲優。聖瑞者聖治之符也。今無聖瑞。所以爲劣。仲任於宣漢篇非之曰。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哉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蓋太平在於事實。不當空以符瑞爲主矣。又論符瑞宜代有不同。未可執前世所有。以期於後。乃以相法喻之曰。且夫太平之瑞。猶聖王之相也。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爲常等。彼聞堯舜之時。鳳凰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

若等之物。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爲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凰河圖者。假前瑞以爲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凰與河圖。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此言就使有符瑞。不必相襲。亦無人能識之也。

又就事實論之。曰。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治五千里內。漢世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跣。今履商舄。以磐石爲沃田。以桀暴爲良民。夷埴坳爲均平。化不賓爲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此則以漢勝周。含有進化說之意味矣。於是謂古之盛德。成於文儒之頌美。仲任謂此頌美者爲鴻

筆之人。鴻筆所宣。褒必有溢於實事者。故須頌篇曰。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變而定之。漢不爲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又曰。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

時又有謂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彊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以爲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醜惡。仲任以爲不然。齊世篇論之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夭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又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

人可長如英莢。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漢書作巨無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僂者抱關。侏儒俳優。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僂侏之人乎。

第四節 關於禮俗評論

仲任於當世禮俗。皆有所評論。或譏其失。或正其義。使弊習可蠲。精意可立。關於學術風尚者。至鉅。惟其事有至今不行者。有至今猶在者。掇而錄之。可以考焉。

(一) 論薄葬

仲任亦主薄葬。然其薄葬之義。與墨家異。又申儒家所未詳之說。蓋就其形而上學之根據。以爲二派之折衷者也。薄葬篇曰。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

無知不能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待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又曰。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爲能實之。仲任之意。以爲必先明死人無知。而後薄葬可立。儒家於此不肯質言。墨家且復右鬼。故俗尙莫能返也。乃論儒家之意曰。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薄。臣子恩薄。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

仲任以爲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自生。雖事死薄。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爲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又非墨家曰。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

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蓋墨家雖主薄葬。而徒以崇儉立說。不明人死無知。卽是自語相違矣。

(二)論祭祀

祭祀之本義。所以報功敬先。非必有意於禍福。自後世一以祭祀爲祈福禳禍之具。而祭祀之本義微矣。祀義篇曰。世信祭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崇。崇得修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爲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事之非也。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懃而已。鬼神未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爲恩義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

體。列宿著天之形。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食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獸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圜坵之上。一璽粟牛。黍飴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脈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脈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爲異神。是人食己。更食骨節與血脈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雷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己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煦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

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煦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仲任先論當時祭祀。如天地日月山川風雷。以及五祀之類。並不能歆享飲食。後乃及於人鬼焉。

又曰。宗廟己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先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堅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能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無用爲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卽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

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又曰。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竅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復歆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也。爲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歆三也。當人之臥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臥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歆之四也。此詳論死人不能歆享祭祀之理矣。祭意篇分祭祀爲二種。曰。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

能修絲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己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修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帶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尙誰爲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去。祀爲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爲不背先者。其恩猶季子之帶劍於冢樹也。綜斯以觀。則祭祀之義。是生人自盡其心。以期無負。非以鬼神能歆享之。益無與於禍福之數者也。

祭祀之弊。則又流而爲禳解之術。蓋設膳食以期禳除凶患。亦出於祭祀徼福之

意也。解除篇曰：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爲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住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爲禍。如無所知。不能爲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像。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煙雲同。驅逐雲煙。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爲害。又以解除之法。緣古逐疫之禮。然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不足徼也。又曰：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媪。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又曰：不修其行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崇。謂崇未得。得崇修祀。禍繁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

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仲任以爲凡用祭祀解除。以求免禍得福。皆無益之事也。

(二)歲時禁忌

世俗嫁娶喜事。作屋設肆。必擇吉日良辰。論其禁忌。所從來久矣。在仲任之時。已指其妄。而俗歷世不悟。雖後所用禁忌。與昔小殊。或古以爲忌。而今不避之者。然其迷謬固如一也。比風氣稍變。然俗沈溺已久。莫能遽拔。故明仲任之所非。殆亦不無小補爾。

辨崇篇曰。世俗信禍崇。以爲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絳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

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不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聖賢之術也。又曰。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賊天之道。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崇。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又曰。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爲。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又曰。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愼時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爲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

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又曰。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鑿錘。不更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

當時禁忌之大者。或忌歲。或忌日。仲任一一辨之。今先論歲忌。難歲篇曰。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後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於是論之曰。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爲歲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椎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爲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爲衝。而南北相與爲抵。如必以衝抵爲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

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爲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者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爲論儒者以雒邑爲天下之中。鄒衍以中國爲赤縣神州在東方。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荊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兗徐揚之地。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宅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凶。謂移徙者。何以審之。又曰。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觸歲不能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往時之徙。俗心險危。死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當時言太歲。不惟移徙觸之。若興土功。亦有時觸歲月之忌。然不罪起功之人。反

食他家。俗人信之。調時篇曰。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連相倣效。皆謂之然。如實考之。虛妄迷也。何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其不避己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爲歲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怪移徙而咎起功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宥罪。大惡犯辟。未有以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寃。今巳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爲見食。此則歲寃無罪也。且夫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爲破。不須興功起事。空居無爲。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爲。巳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爲害。動靜殊致。非天從歲月神意。

之道也。又謂食者果誰食之。如神能食之。則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則止。不爲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餓乎。又謂如果歲月相適。則厭勝之法。亦不足恃。蓋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培之土。能勝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鈞也。五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狼衆食人。人衆食狼。敵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疆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卻歲之殃。如何也。

當時又有日之禁忌。仲任作譏日篇曰。世俗旣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灾

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日凶。人畏凶有效。日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記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綜仲任所以譏日者數事如下。

一葬擇日。葬歷曰。葬避九空地。召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合此歷。轉爲凶惡。仲任非之。謂葬以藏棺。斂以藏尸。斂不避凶。何爲葬獨擇吉。又索日之剛柔及月之奇耦。仲任以爲殆起於春秋之後。蓋案春秋所記。天子諸侯卿大夫葬日。或以雨不克葬。則不拘剛柔。日可知。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卿大夫士三月。是葬日自其死時推之。亦不論奇耦也。

二祭祀擇日。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仲任以爲生人飲食無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避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

三沐擇日。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能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爲最尊。則櫛亦宜擇日矣。

四裁衣擇日。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飲食不擇日。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

重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卽貨也。是不尊於食。又在身之物。莫尊於冠。裁冠無禁。裁衣有忌。又九錫之禮。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

五起宅蓋屋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裝車治船。著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如以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

六學書舉樂諱日。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

仲任又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者。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也。

(四)論圖宅術

相傳黃帝有宅經。自後遂有相宅之術。觀人房室位置方向。以定吉凶。蓋漢時已盛行於民間。仲任作詰術譏之曰。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爲田。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又曰。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街巷。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

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耶。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爲支干者。何以對此。當時數宅之術。今不可詳。故略舉仲任之說於此。

又曰。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爲姓耶。以口張歛。聲外內爲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爲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歛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姒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名爲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爲義。若文王爲昌。

武王爲發也。以類名爲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爲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爲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歛外內調宮商之義。爲五音術。何據見而用。仲任此說。雖難五音術。然論名字之本頗詳。亦緣儒者之義也。

又曰。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嚮。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又曰。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

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爲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爲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嚮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蓋圖宅之術。亦出於古者五行家言。以後拘忌益深。漸致失實。離本故。仲任推其原而正之。

(五)四諱

仲任又論當時俗之大諱有四。爲作四諱篇。

一、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

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謂之不祥。

二、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俗有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苟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他人之柩。仲任以爲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

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陵。於是乃推徒不上丘墓。其本義殆有二。蓋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一、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受刑毀傷身體。故慙上丘墓。二、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憐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此二者皆不上墓之義。然古者用刑。形毀不全。方今象刑。重者髡鉗。或綵衣系躬。與俗人稍殊。何爲不可上墓。信以爲凶也。

三、諱婦人乳子。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仲任以爲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爲不吉。人之有胞。猶水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爲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皆惡之。又有謂產子踰

月乃吉者。仲任以爲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爲可也。

四諱舉正月五月子。

俗以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

信而謂之眞矣。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十月而產。共一元氣。正與二月何殊。

五與六月何異。田文卽五月產子。其母竊舉生之。及長不妨父而顯貴。然則

此諱周以來有之。至仲任之時。倘尙有信之者。故亦列於四諱之一也。

右四諱是當時通諱之大者。仲任一一辨之。至於細小畏避之語。四方不同。不悉舉也。蓋俗之弊多原於禮之失。仲任於俗雖多所譏正。若大有關於禮意者。則亦往往申其義。如作明雩亂龍之篇。以申仲舒請雨之說是也。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仲任作順鼓篇。漢時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則作遭虎篇。非之。又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則作商蟲篇。非之。又有指瑞是應二篇。以明世之妄信符瑞者。皆坐不求其理。文辯深切。設易見之喻。廓無稽之辭。或就其所以自立。而反覆推析以破之。凡所論難。皆此類也。宜蔡邕王朗秘之於前。抱

朴之流。稱之於後。實評論之宗也。

王充哲學終